



「老宅门」

■ 胡景文 著

■ 胡景文 著

老宅门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宅门/胡景文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1.2

ISBN 7-5059-3756-1

I.老… II.胡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8497 号

书 名	老宅门
作 者	胡景文 著
出 版 社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 所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刁小林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永清第二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字 数	209 千字
印 张	9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- 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756-1/I·2893
定 价	16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• 1 •

葫芦峪山民陈仓的老婆在炕头盘膝而坐，看着自己花枝招展的独生女儿莲心，老婆子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，女大十八变，乡亲们称赞莲心是山里的金凤凰，葫芦峪一枝花，于是，陈家老夫妇俩膝下无儿的阴影暂时冲淡了。一家有女十家问，老婆子对登门拜访的媒人们虽然面有矜持之态，心里却又有一丝说不出的悲哀，那就是闺女莲心那一双半大不小的脚，实实成了自己的心病——贫家出娇女，从小儿宠惯了。好话歹话说半车，白天裹好了，闺女夜里偷偷地用剪子剪开。打过骂过法儿用尽，看着莲心腮上簌簌流淌的泪珠儿，老婆子心软了。她梦中经常出现女儿三寸金莲袅袅婷婷的模样，醒来想到伤心处，忍不住掉几滴眼泪，她无法想象女人不裹脚怎样走人生之路。

女儿家不知道娘的心事，莲心笑嘻嘻地无忧无虑。秋天和女伴爬上断头山打柴采药，她才知道太阳落山的地方不是天的尽头，月亮也不是挂在山峰树梢上。淌出山涧的溪水汇成两条

河，曲曲弯弯流向不知名的地方。

莲心对进入陈家小院的媒婆们羞涩躲闪是在那年秋分。一年一度的峪口镇野台子戏，撩拨得山里女人们魂梦不安，这是她们苦熬岁月惟一的欢乐时光。山间小路上铃声叮当，赶驴的男人们络绎不绝，红袄绿裤描眉画眼的骑驴小媳妇笑得开心。成群结伴的大闺女们像叽叽喳喳的喜鹊，争着叙说前年戏台的情景。莲心和女伴一路走一路笑，本家兄弟二夯牵着驴低头耷脑跟在后头，到了峪口，莲心给他买了两根麻花。

戏台在庙里，人群密密麻麻的，戏台上打鼓敲锣，扮戏人唱得热闹，莲心和女伴们挤在一堆，悄悄地看。戏台上穿蓝袍的男人和一个穿粉裙戴花女人，一会子咿咿呀呀地唱，一会子悲悲切切地哭，戏词儿听得不太清楚，莲心却似乎明白他们唱的是什么。他们唱得她脸红耳热，眼圈儿红了，眼里噙泪。莲心有些可怜那个穿蓝袍的男人了。那是一个长得多么白净的汉子！她望着戏台上掩面哭泣的女人，心怦怦地跳起来，那个女人还是四平八稳地在那里悲悲切切地唱，莲心又痴痴地听起来。这时，台下忽然骚动起来，后面的人群向前涌，台前的人群往外挤，人流像漩涡一样。莲心和几个女伴儿被裹进来，她们挣扎着惊叫，淹没在熙熙攘攘的喧闹声里。莲心紧紧挽住一个女伴儿的胳膊，刚喘出一口气，突然发觉一只手在自己胸前游动。莲心血往上涌，心头突突乱跳，她脸涨得通红，一扭身子大腿又被拧了一把。莲心在拥挤中抬头一看，四周目光灼灼羞得她闭了眼，她咬着嘴唇挽住女伴儿拼命挣脱出来，鞋都挤丢了，几个闺女失魂落魄地，垂着头嘴里低声咒骂着逃出戏场。二夯从神情上知道姐姐挨了欺负，举着驴鞭儿瞪眼跳脚，嘴里狠狠地骂着。莲心一声不响地骑上驴：“回家！”

年轻小伙子灼热的目光使莲心发觉自己长大了，夜间蒙上头想心事梦里时笑时惊。老妈对女儿焕发的容颜亦喜亦忧，陈仓老汉蹲在地上闷头抽烟一声不响，朴诚的山里汉子对媒婆的花言巧语心里有自己的主意。他对老伴说，这些娘儿们信不住，嘴里说的云山雾罩地，一肚子花花肠肠子，拿别人家闺女做自己人情，吃的就是亏心饭。

莲心偷听过媒婆子王大嘴说话，她有把死人说翻了身的本事。丁家沟的羊倌，蔫头耷脑的丁小儿，王大嘴竟然称赞他精明强干，念过仨月私塾会记账，家里还有五亩地两副驮子一头骡。就在她口吐白沫地叙说丁家神仙日子时，莲心进来了，她抄起笤帚扫地，王大嘴心里明白，自己在丁家夸下的海口成了牛皮，只得讪讪地走出陈家院子，她做梦也没想到陈家闺女会给她一个下马威！王大嘴只得跑到丁家沟，老着脸数道陈仓没有家教：“瞧那眼皮不抬的样儿，跟她窝囊老妈一个德性！陈老头子穷门小户，哪能调教出好闺女……”

陈仓老汉听到传言温厚地笑了，闺女是自己的心头肉，莲心没有可挑剔的地方。葫芦峪谁不知道闺女一双巧手和百里挑一的模样儿？可是想起将来的女婿，陈仓心里有些发沉，老汉穷怕了，他盼着找个家底儿殷实的门户，女婿人品要好。他问过莲心，女儿羞红了脸，扭过身子一声不吭；问紧了，只有轻轻一句话：“听爹的。”

老汉不知道峪口镇野台子戏在女儿心灵上的烙印。莲心躺在炕上静静地望着窗纸，白粉莲窗纸上贴着她剪的窗花：交颈的戏水鸳鸯、并蒂莲花和双栖凤凰。戏台上俊角儿进过她的梦境，一次次像流星般逝而复现。

陈家漂亮女儿成为葫芦峪青年男女的影子，莲心鞋脚衣服、穿着打扮是他们的样子。寂寞的小院热闹起来。开始是闺女家

来串门,后来小伙子们也来凑趣,莲心和他们说说笑笑。家里活计多,就有些年轻人帮忙,于是村里人开始传说,陈老汉要在葫芦峪找女婿。老伴偷偷地问闺女看上了哪个小伙子,莲心噘着嘴只是不说话。

陈仓老汉知道闺女心思,决心给女儿积攒一份儿体面的嫁妆。

腊月二十六,陈老汉赶着两副驴驮出葫芦峪卖山货,把精心挑选出来的核桃柿饼、黑枣花椒、杏仁板栗,赶今年万全镇最后一个集日卖了个好价钱。又添置了过节用项:油盐酱醋,针头线脑,灶王爷门神爷,香烛纸码,还买了一盘二踢脚,一挂千头铁杆大炸鞭。老伴儿一见霜花儿就腰疼,万全镇上保生堂的狗皮膏药是不可少的必备之物,还有闺女的一块花布,一双洋袜子。陈仓摸摸腰,噢,硬硬的还在。那是闺女千叮咛万嘱咐的大事,买一小白磁瓶“馥子”,如今城里人叫雪花膏,瓶儿在老汉怀里揣了十天了。陈仓老汉笑了:膝下无儿咋能咒天怨地?人一辈子怎么都是活着。十三年前去世的老爹说过,庄稼人土命,属鸡的,只能在土里刨食儿。干柴细米不漏的房屋,比拉棍子要饭不知强多少。人心不足蛇吞象,老汉心里平和。喝完最后一盅酒,又吃了半斤馅饼一碗蛋花儿汤,老汉擦着满面大汗结完账戴上毡帽,出门往北一看,不由心头一紧。只见灰蒙蒙苍天如晦,白茫茫大地无尘。冰花儿雪朵儿伴着寒风起舞,像筛面一样细细密密撒下来。一块块涌起的乌云遮住了远处的山影,盘旋在天空的乌鸦低一声高一声长鸣悲唤,它们在寻妻觅子飞回巢内躲避风雪。长春淀早已冰冻三尺,再也看不见在冰上凿窟窿捉鱼的人影子。陈仓看了看那两头驴,一头正仄楞着耳朵打响鼻儿,喷着白气,一头耷拉着脑袋吧唧嘴。老汉掐指一算,明天腊月二十八,闰年二十九就是大年三十。自己如不赶回葫芦峪,家里一个

六十多岁老婆子，一个十七八岁大姑娘怎么过年？陈仓心一横，煞煞腰里的褡包带，咬着牙把驴肚绊紧好。毛驴儿咳咳儿叫着，老汉抽出小鞭儿，吆喝一声上路。

西北风卷着雪粒儿，泼洒得纷纷扬扬，弥漫在天地之间。离开万全镇半个时辰，老汉觉得脊背发潮，八只钉着铁掌的驴蹄儿在冻土上敲击得叮叮当当。鸡鸣店到峪口还有五十里路，在峪口宿一宿，腊月二十八过晌午能到葫芦峪。老汉放心地笑了，他又摸摸腰里的雪花膏瓶儿还在，莲心多着人疼的一个闺女啊，可是投生在穷山沟，连件洋布花褂子也穿不上。想着想着，他脚底下一滑，身子一挣腰腿不做主，仰面朝天重重地摔在地上，一块冻土坷垃正巧硌住腰眼儿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挣扎着爬不起身子来，再也挪不了窝儿。毕竟年岁不饶人，一会儿疼得脑门儿沁出汗来。这时风也小了，雪还在下，松松软软地铺了一层，两头驴站在雪地上喘息，舔雪。

鸡鸣店村西老户朱万有，在族里排行序九，庄上人见面都叫朱九爷。大雪封门的日子，老九爷让九奶奶剁馅包饺子。老两口在炕上盘腿儿对坐，吃得有滋有味。九爷喝了两盅酒就有了困意，歪在炕上朦胧一觉，醒来已是傍晚，走出门来，西望天开一线，夕阳似血，大地白雪皑皑。老九忽听驴叫，他搭手往西瞧，只见模模糊糊两三个黑点儿，细看也不分明。心中诧异，想这大雪天谁家的驴跑丢了？老九慌忙到街里豆腐坊喊儿子二旺，爷儿两个相跟着来到村西道上，看见陈仓老汉趴在地上哼哼。老九一见，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让儿子“先背回家”。自己赶着两条驴在后面慢慢地走。

陈仓老汉围着被窝歪在朱家炕头上，身子冷得像筛糠，双手接不住朱九奶奶递上来的姜糖水。老九自个儿卸了驮子，把驴拴上槽，拌料饮水，二旺从庄上请来正骨先生，推拿揉捏完毕又

给了一瓶开胸顺气的药面儿。老九劝慰一脸惶愧不安的陈仓老汉：“老兄弟，别着急别见外，到了我们上就是一家人。你到万全镇赶集，这方圆几十里长春淀，回水河两岸一镇十八村，提我朱老九，只要是站在街面的爷们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这三个字扔地上有响儿！”陈仓嘴唇哆嗦着老眼湿润了，千感谢万感谢不知说什么好，他庆幸自己遇上了好人。老九端着一尺八寸长大烟袋，神色肃然，高声嘱咐老伴儿造饭：“宰一只鸡，焖白高粱米干饭，切点肝花下水，甩鸡子汤，我们老哥俩好好喝一盅……”陈老汉激动了，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“老哥哥，掏心窝子话，认识了你，这辈子我没白活！”老九也道：“咱老哥俩日子还长着呢。甭看我六十往上数的人了，心胸大着呢。跟你说，明年我去山里找你喝酒。谁出门也没背着锅，是不是？”陈仓老汉笑道：“是看得起我。到了葫芦峪，我拆房劈檩给你烧水沏茶。”两个人酒盅儿齐端同说“一言为定”，不一会儿一斤酒便见了底，两个人说得投契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。饭毕，老九让老伴儿拿出茶叶，洗涮茶壶茶碗沏好茶水。两个人炕桌对坐，守着一盏油灯，老鸱对笼般说得煞是亲切。“老兄弟，泰山不是堆的，日子不是吹的。你看我这三合子房，大杠子驴。”老九指着炕头，“狗皮褥子下边是羊毛清水毡子，大五幅细布双铺双盖。”他挥着一尺八寸长大烟袋说得斩钉截铁，陈仓两眼直直地如痴如呆。

“掸瓶里全是芝麻，炕角儿囤的是黄豆，地缸里茨着麦子。虽然说年月不太平，这日子还过得。”老九呷一口茶，舔舔嘴唇，脸放着红光。

老九说着一撇嘴，眼角儿一扫目瞪口呆的陈老汉。抽了一口烟，又指着一架铁织布机描述了自己生活道路：“农闲人不闲。买几桶洋线，春前秋后，上机织布，一天不下机织一百尺洋布。背到万全镇，吃的用的穿的花的全有了。先前那架手拉梭机子

我早就劈柴烧火填了灶门。男耕女织，丰衣足食，古书上的话没错。”老九磕了烟灰，眼皮儿一挑，拉陈仓的手摸自己的洋布大棉袄。陈老汉觉得那布又平实又光滑，比自己穿的粗糙土布不知强多少倍，老汉忽然觉得自己脸上有一种莫名的燥热。

“家里开着豆腐坊，这是水捞明月的买卖，豆腐渣浆水灌几窝肥猪，攒粪还能长庄稼。小苗一枝花，全凭粪当家。要得富，做豆腐。老兄弟，你说对不对？”陈仓老汉点头如鸡啄豆，连连称是。

“老兄弟，你都看见了。人走在街面上有头有脸，家立在庄头上有门有户。去万全镇赶集上店，拿个折子买东西，年底结账。凭的是咱本分人家和日子。拉车种地，咱不求人！我官名朱万有，咱还缺啥？”老九摊开两手，哈哈大笑。

夜深沉。炕头上热被窝里的陈仓老汉彻夜难眠，鸡叫三遍才朦胧一会儿。他听说老九的儿子还没娶媳妇，心里就不由动了又动。小伙子敦敦实实，不就脸上有麻子吗？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过的是日子，又不是整天端详麻子。老汉有了一个念头，回到家里，要把今天的经历原原本本告诉老伴和闺女。算命先生说吉人自有天相，莫非姻缘天定？想到这里，老汉幸福地笑了……

转过年来，山里完了秋的时节，陈仓老汉精心挑选山货，牛心柿子选取向阳处皮薄肉厚的，黄梨、山里红、大枣，还特意称了五斤花椒，他要专程去鸡鸣店报答救命恩人。老伴儿说，逮几只老母鸡，也算个薄礼。老汉回葫芦峪叙述了在长春淀的惊险遭遇，要不是遇到好人，这把老骨头就完了。他动情地叙述朱家父子怎么厚道仁义，长春淀水土如何肥美，庄稼日子恁是富裕，从洋线洋布又转弯抹角说到闺女的终身大事，老伴儿咯咯笑出了

声。她说：“咱们闺女出了这穷山窝，我死也合眼了。这阴山背后，过晌午就像黑了天。山风刮得睁不开眼，八辈子也熬不出头来。”老太太惟一担心就是闺女莲心这双裹了又放，放了又裹半大不小的脚，又不敢和闺女说。背地和老头子嘀咕，陈仓笑她没出过门：“如今民国了，谁还裹脚？在万全镇赶集的娘儿们，大脚片儿多得是，背个篓儿走路风快。咱们不嫌女婿脸麻，他们倒嫌咱们闺女脚大？”老伴儿释然。

长春淀在莲心的想象里是个神奇的地方。陈仓老汉摇着鞭儿兴致盎然，莲心侧身子坐在驴背上，出笼子鸟儿般欢悦，一望无垠的田野，清澈河流，云淡天高，宜人地爽快。到了鸡鸣店村西，老汉认准了石井栏旁边的小院。推开门一声“老嫂子”，朱九奶奶愣住了。陈老汉拉过莲心说：“我领闺女认门来了。”朱九奶奶恍然大悟：原来是去年摔腰的山里老汉。看着院里卸下的山货篓子，一时慌乱得不知干什么好，又是扫炕，又是倒水沏茶。抬头一看姑娘，九奶奶嘴张着合不上了：鹅蛋圆俊的脸上嵌着一对明亮亮眸子，忽忽闪闪似一泓盈盈秋水，两道弯弯秀眉画出的样子。脸颊儿白净，眉峰儿一耸，粉腮笑靥却晕出红来。满头松软浓发梳成一条大辫子，松松地斜倚在肩膀上。细高挑儿身材凹凸分明，土布衣服却也素净大方，个头儿足比朱九奶奶高出三寸。莲心见盯着自己，脸儿红一阵白一阵，低下头微微闭目，怯怯地站在桌前两手抚摸着辫梢儿。朱九奶奶年轻时在姑娘堆里算是拔尖人物，整天价收拾鞋脚，搽胭脂抹粉，翻着白眼儿评说丑俊，出风头抢上说风凉话儿。此时她缓过神来攥住莲心的手，一脸都是笑，话声儿放得柔柔地：“叫什么名儿啊？”“莲心。”声音低低的，说完莲心轻轻地走了出去。

陈仓老汉喝着茶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老嫂子，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？”“有话照直了说，招待不周你兄弟担待着。”九奶

奶坐在炕沿上满面赔笑。陈老汉站了起来，双手捧着茶碗，语气虔诚：“这是我高攀的意愿，在家里和老伴儿商量过，没有你们我该过周年了。二旺还没娶媳妇，我想咱们做个儿女亲家。山里人说话直，老嫂子你也看见人了……”朱九奶奶被突然而降的喜事击晕了头！三伏天的冰糖水！旱地的露水珠儿！五更睡不着觉，愁得白了头！天天想日日盼的儿媳妇今天骑驴来到了家门口，老天爷睁眼了！莫非是梦？九奶奶狠狠地掐了一下大腿裆，麻酥酥地不疼。想再拧一下，手却软了。她眼圈儿红了，涌出喜泪，站起身来，脚底下像踩着棉花。她咽一口唾沫定了定神：“我的老亲家，话说哪去了，莲心这闺女我一见就喜欢得不行。姑娘堆里人尖子，十里八村没见过。给二旺当媳妇，委屈了闺女。我跟亲家您说，莲心进了朱家门，和我这个拙嘴笨腮实心眼儿婆婆过日子，保准……”九奶奶一时语塞，她原想说穿一条裤子嫌肥，在亲家面前说这话又觉得失礼。忽然灵机一动，话儿脱口而出：“我就恨不得打个佛龕把她供起来。”陈仓老汉爽朗地笑了，他觉得浑身滋润而舒畅。

朱陈两家议定，年前朱家去山里送“庚帖”，年后收了麦办喜事。陈仓老汉怀里揣着二十块银洋，驴驮上装着一匹布二斗芝麻，一篓酒几件衣料，这是朱家给莲心的聘礼。回家的路上，老汉摇着鞭儿唱，看着闺女清水脸上的愁容，心里生气：“几颗麻子算什么？脸蛋子能顶饭吃？成家过日子，又不是上台唱戏！”老汉觉得自己一片苦心给闺女找了个好婆家，闺女还心里委屈，便说道：“你哪知爹的心事？和你妈商量过，本想招个倒插门女婿，也好给我们老两口送终，谁想碰上了打着灯笼难找的好户。爹妈是给你想，从没想过自己！天下哪有不是的父母？过去这个村没有这个店。去年要是冻死在半路，你们娘儿俩不知落到什么份上哪！”老汉伤感地哽咽了，抬袖子擦眼。莲心一见，慌忙跳

下驴来，掏出手绢儿给老头儿拭泪，说：“爹，瞧您，我知道。我没说什么呀……”

回到家，陈仓老伴儿见闺女仍是愁眉泪眼，也跟着叨咕起来：“人家救过你爹的命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脸麻算什么……”

• 2 •

朱老九的二小子二旺，小时候脑袋长得像半个饭瓢，小鼻子小眼儿，一岁下地走路，三岁就会学鸡叫，五时光屁股挺着个肚子在街头和大人说话。有人揪着小鸡儿逗他：“长大了娶什么样的媳妇？”二旺舔着鼻涕掰手指头，学着他奶奶的声调，嘎声嘎气地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娶个大纂儿，小脚儿，戴花儿，搽脸儿花不棱登大闺女。”人们大笑。朱九奶奶夸儿子心眼儿多，她说：“真真是精豆子。他爹那天给买了个芝麻烧饼，耗子一样慢慢地啃。吃完了一看，桌子缝儿还有芝麻粒。眼珠儿一转就有了主意。小手儿一拍桌子，芝麻粒儿蹦出来了。手指头蘸唾沫一个一个沾起来吃了，那小心眼儿，啧啧……”九奶奶言犹未尽，便有人奉承道，九嫂是有福之人，这个儿子长大保准会过日子。九奶奶酸着脸嘴撇如烂梨：“要是跟他爹一样狗屁本事没有，捡个铜钱当枷戴，扭屁股咧嘴手指头，还说大话看不起人，我就黑眼白眼瞧不上。”

二旺十一岁染上天花，三天三夜高烧不退，落下一脸大圈儿套小圈的麻子。黄白净脸盘儿坑坑洼洼的，模样是大大减了成色。人老实，绰号儿叫起来还是在前些年春节。鸡鸣店活着一位年纪八十有四德高望重的名流，收生婆子冯大脚。一辈子接生小孩子没数，自己却膝下无儿。顺口能说个单方，也懂些妇幼医道。六十岁上遇到一个难产妇人“血山崩”，保住了小孩子，但

大脚却急得得了“血蒙眼”。虽说双目失明，谁家有收生大事，老太太坐在炕头言传身教，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逢年过节，拜年送礼的人络绎不绝，冯大脚坐在炕上抱着火盆张着没牙的大嘴笑。

老太太眼睛耳朵不聋，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记得清清楚楚。“冯奶奶，二旺给您拜年来了。”老太太诧异：“谁家的？”“老九爷的二小子。”有人高声说。“唉哟！不是麻旺吗？”顿时满屋子的人笑得前仰后合，冯大脚被笑得一愣，回过味来也笑了：“麻算什么毛病？两口子上炕睡觉吹了灯还不是一样？媳妇赶集找不错人，脸上有记号。”众人笑得越发厉害。

其实，朱万有家的八亩地好年景也就是十几担粮食，二十多亩河淤地不是每年秋后都能种上麦子，还得看河水退不退，水大还是水小。除了官粮课税，地亩杂捐，人吃马喂，遇上春旱秋涝的年头，这肚皮也有瘪的时候。当初，为了添补家用，朱九奶奶由娘家借来一架织机织洋布，日子着实红火了好几年。如今市面上布匹却是有行无市，洋线染料一天一个价儿，开机织布连打短儿的工钱都挣不回来，万全镇十一家布行倒有九家关门大吉。朱家闺女出嫁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丰年开豆腐坊，日子倒也不能说苦，但就是没人提亲。麻旺二十大几的人，眼直勾勾地没话儿。“小小子，坐门墩，哭哭啼啼要媳妇儿。”嘴上不说，麻脸总是阴阴地漾不出笑来，每见到年纪相仿的小伙子吹吹打打娶亲，麻旺总是躲在豆腐坊干活。那时朱九爷端着大烟袋喷云吐雾，朱九奶奶满面愁容。几次托亲托友，一端详那脸麻皮，话儿就有推拖的意思。

如今好了，老九爷的善举和吹牛皮居然使陈家如花似玉的大闺女进了朱家院，九奶奶不能不对男人刮目相看。她听送八字庚帖的人回来说，亲家满客气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姑娘却躲出去

不露面儿，心里又有些不安。

九月霜花，十月见凌。往年这个时节，长春淀上的鸿雁纷纷结队南飞。如今它们还在草滩上栖息觅食。淀上的渔人说，今年是个暖冬。传说浸月庵那棵海棠开花了，不少人去看，果然一树绛云，绿肥红瘦，庵里的姑子们都喜笑颜开说是吉兆。没有几天却见了异象：夜里西北天际缓缓吹出阴湿寒凉的罡风，一片肃杀之气，吹得山色淡水声低，星沉月杳。早晨开门一看，整个雪窖银沙般世界。北望断头山银妆素裹，放眼长春淀玉树冰花。柳树垂着银白色枝条，淀边树丛一簇簇雪柳争芳吐艳般抽枝绽蕊。屋顶鳞鳞青瓦上敷了一层洁净白霜。

朱九奶奶缓步出门，见两个人赶三头驴走来。中间驮着一个穿红裤红袄的新媳妇。后边驴驮着衣箱和山货篓子，一个戴毡帽的小伙儿赶脚。九奶奶定睛一看前面牵驴的老汉，不禁大吃一惊：怎么亲家把人送来了？不是订的明年麦后娶吗？她顾不得多想，三步并做二步迎上前去。陈仓老汉眉毛胡子沾满了霜花，毡帽上一层霜粉。“哎呀，我的老亲家这是……快进屋，看把人都冻坏了……”老汉嘴里哈着白气，牙齿打战，哆嗦着说不出个利落话。这时老九听见人声趿拉着鞋跑出来，见状慌忙把陈仓搀扶进屋。九奶奶把莲心扶下驴来，脸贴着耳朵话儿带着哭腔：“闺女，这大冷的天，可心疼死我了。”攥着手儿架着肩膀把莲心拥到屋子里推上炕，亲手给脱了那双红绣鞋，又拉过一条大被子，严严实实地捂好。麻旺端进一个火盆，招呼送亲的小伙子烤火，喝水。

待到陈老汉缓过一口气，老九斟上茶水，端着烟袋，慢慢说出一番话来：“老亲家，这娶媳妇是人生大事，又是喜事，小登科嘛。我原想体体面面，排排场场把咱莲心娶到家。小儿子结婚，

最后一场大事,我是想风光风光。再说偷来的锣鼓打不得,这么毛毛草草把事办了,委屈了莲心,我心里实实不痛快。”老九说罢磕了磕烟袋,语气亲切而又不满。陈仓老汉连连摆手:“亲家,话可不敢那样儿说。”他眨着眼睛,探着脖子神情恐惧地说,“如今山里不太平啊!黑夜白日过兵,三更半夜让你拉驴带干粮出官差。人不去要牲口,牲口走了就得跟人。不是我豁出老命,这两条驴早进了汤锅了。亲家难道没听说?”老汉喝了一口茶,接着说道:“还闹‘红眼儿’。这‘红眼儿’就是土匪大枪队。编排个名儿就找甲长按地亩摊钱,葫芦峪十一户人家,甲长车轱辘会轮着当,今年倒霉该我!光这捐那税收了五回了。”陈仓老汉伸出一个巴掌,脸上的神情凄惨无奈,咽了一口唾沫舔舔嘴唇又道:

“三五成群的‘红眼儿’半夜砸门,吓得大姑娘小媳妇脸上抹锅烟子钻柴禾垛。亲家,你说这揪心的日子我能睡得着觉吗?”陈仓说罢,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老九听了无言,半会儿才嚼着牙花子说:“俗话说正月不娶,腊月不定。眼看着就进了腊月,按老例儿,这婚姻大事……”陈老汉皱起了眉头:“这是什么样年月还说老例儿?咱图的是过日子,不能光讲虚热闹。日子过好了是自家的,热闹是给别人看的。亲家,我说的对不对?”陈老汉恭敬地接过九奶奶送上来的茶水,他心里发急,却一脸笑模样,眼神儿祈求着亲家母。

朱九奶奶脸笑成了一朵风干菊花。做梦也想不到的喜事,天边的凤凰自己飞来了,心中暗笑老头子居然还老着脸皮吹牛要大操大办。她抖擞精神,嗔怪地看着丈夫数落:“你这个人光会说些场面上的话儿。听亲家说山里提心吊胆的日子,我这心里就七上八下地难受。一个姑娘家能不担惊受怕吗?可委屈我闺女了。什么正月不娶腊月不定?张嘴就是老例儿,咱家的事,活人让死规矩管着,笑话!亏你也活了六十多岁!”九奶奶见陈

老汉站着愣愣地听，慌忙扶持坐下，笑逐颜开：“老亲家，这个事马上就办。咱们有准备按老谱儿说，没准备怎么办怎么好，这个主我做。”陈仓笑了，老九也乘机就坡下驴。九奶奶爬上炕，给莲心掖了掖被角，又小声在耳边说了几句话。

来日吉晨，朱家院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门上贴了大红喜字和对联，那棵歪脖老榆树上挂了两串千头铁鞭，院里几个人正在准备喜宴。朱九奶奶脸上搽了粉，小簪儿插了一朵红绒花儿，笑得嘴合不上，颠着小脚里外张罗。“子孙饽饽包好没有？他三姨鸡叫剁馅怎么人没影了？”“满囤，你就知道喝酒，还不把那对龙凤烛摆天地桌子上！”“九奶奶，香炉都点上香了，您等候受礼吧。”胖墩儿满囤哑嗓高声。“贫嘴！”

九奶奶话音刚落，只听鞭炮声骤然响起，麻旺和陈莲心的“三叩”婚仪大礼开始了。

麻旺戴着一顶红疙瘩黑缎瓜皮小帽，穿一件毛蓝布大褂，脸上多年阴郁之色一扫而光，麻子圈儿漾出喜气，双肩十字披红，脸蛋儿远远看去像咧嘴的石榴。拜天地时他盯着新媳妇那双穿着红绣鞋的脚偷偷地笑了。娘说的话没错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新媳妇那对脚下田种地，背篓赶集，在鸡鸣店街上快步生风，那才是麻旺的体面和朱家的荣耀。他笑得甜蜜而自然。

几个小伙子酸溜溜地议论，朱家院那棵糟朽空心老榆树怎么就招来了凤凰？后悔自己大雪天钻在被窝里蒙着脑袋睡得半死，怎么就听不见驴叫？有个后生钻到新房里看了新娘子的模样，直着眼比划，说得唾沫星子飞溅。

冬季日短夜长，傍晚朱家又招待帮忙的庄亲。新郎麻旺前来敬酒，小伙子们挤眉弄眼，有的故意板着脸和他为难，有的非和他对酌不可。一圈儿下来，麻旺的脸不是红布而是紫茄子皮了。这时满囤喷着酒气，一手提酒壶，一手端酒碗，瞪着红眼珠